



# 毕业生写丹青 水墨总绿大地 一生厚于人 慈爱常润众生

### ——怀念朱葵先生

中国共产党党员，江苏省美术馆原馆长，著名画家朱葵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14年5月22日11时逝世，享年74岁。朱葵同志1940年10月20日出生在江苏南京，1960年毕业于南京师范学院，1960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工作。国家一级美术师。1960年至1961年在江苏青年报工作，1961年至1979年在高邮县文化馆工作，1979年至1984年在江苏省美术馆工作，其间任办公室副主任，1984年至1991年在江苏省文化厅艺术处，任副处长，1991年至2004年退休前，在江苏省美术馆工作，任馆长、支部书记。

## 青山永在，绿水长流

□ 张秋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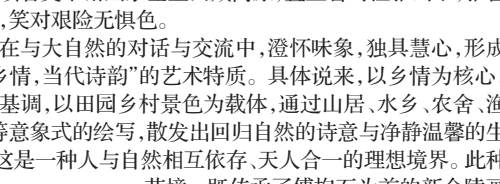
上个世纪的六十年代初，朱葵先生从南京来到高邮工作时，我还是临泽中学的学生。第一次听到朱葵的名字，是在走上工作岗位之后，记不清是在什么场合了，反正听到许多人谈他热情办美术辅导班，谈他在报刊上发表的国画和摄影作品，那时，我还以为他是高邮人。我到宣传部工作后，朱葵先生已调省工作好几年了。但恰恰在他离开高邮之后，我对他的了解却比过去多了起来。最初应该是从朱葵的学生和好友们的间接叙述中逐步加深其印象的。在高邮，参加过朱先生主办的美术辅导班的学生很多很多，其中，文定、定煜、房林等算得上是得到朱先生真传的弟子；至于文化馆里的戎经亚、李一张、张元奇等老师，他们与朱先生共事18年，谈起朱先生更是如数家珍。我有个感觉，朱先生是高邮文化界人士的一个说不尽的话题，朱先生的学生和朋友敬佩他的工作精神，称赞他的助人为乐的道德品行，当然，谈得更多的是朱先生的独具一格的绿色山水画。听得多了，朱先生的形象也就在我的心目中逐渐清晰起来。

与朱先生直面接触，是2008年在省美术馆举办“风流秦邮”艺术展。一个县级市到省里全面展示高邮艺术成果，这在全省也少见，其难度可想而知，我不免感到压力。事前，当然想到请建华老师帮助，但工作量太大，记得文定安慰我说：“没有问题，还有朱葵老师呢”。以后的事实证明了这一观点，朱先生不仅亲自指导布展，还帮助我们细致考虑了开幕式和展览期间的许多细节，保证了那次展览的圆满成功。

5月28日的黄山朱葵追悼会，我与黄平专程赶去了。亲眼看到那么多省市领导，那么多艺术界的名人，那么多亲朋好友送了花圈、挽联，大家都为朱先生的猝然辞世无比痛心、同声惋惜，我真的十分感动。哀乐声中，我忽然对臧克家先生写下的著名的诗句有了更深的理解：“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毫无疑问，朱葵先生和他的山水画名作一定会长久活在我们的心中。

情和对促进艺术事业发展的责任感，在他身上并行不悖，相互交织。他先后担任省文化厅艺术处、省美术馆、省美术家协会的领导职务，在每个岗位上，他都尽职尽责，想方设法策划写生活动、作品展示和学术交流。1987年，朱葵在省文化厅组织了一次长途旅行写生，请亚明顾问，率领省市画院及高校的中年山水画骨干19人，跨越安徽、湖北、四川、广西、贵州、云南、江西、浙江八省，创作出许多别开生面的作品。正是在这些成员中，涌现出当今江苏山水画坛新一代的代表人物。1993年他又率领省美术馆画家登上西藏高原，直至喜马拉雅山下，雅鲁藏布江畔，笑对艰险无惧色。

朱葵在与大自然的对话与交流中，澄怀味象，独具慧心，形成了“绿色乡情，当代诗韵”的艺术特质。具体说来，以乡情为核心，以绿色为基调，以田园乡村景色为载体，通过山居、水乡、农舍、渔村、野渡等意象式的绘写，散发出回归自然的诗意的清静温馨的生活气息。这是一种人与自然相互依存、天人合一、理想境界的生态艺术，既传承了傅抱石为首的新金陵画派的个性化风采，又展现出当代语境下的个性化风采，回应了绿色世界的时代呼唤。因而他的作品，登上国家公共殿堂，进入海内外美术馆，获得众多专家好评。行文至此，悲情少释，转吟：莫道君行急，青山映葵心。



题字 殷旭明 责编 居永贵 版式 张勇

## 魂系绿水青山

□ 陆建华

朱葵走了。这位一辈子致力于中华绿色乡情山水画创作的优秀画家，走得那样突然，事先没有一丝半点征兆，甚至没有留下一句话，于5月22日凌晨两点猝然辞世。噩耗传出，熟悉他的人们惊愕、痛心、同声惋惜；而我，作为与他相处长达半个世纪的亲如弟兄的同龄朋友，更于震惊之余，先是泪湿衣襟不知所措，接着便是长时间的说不出一句话，只感到不停息的一阵又一阵心痛。

整整50年前的1964年秋，我从一所乡村中学调入高邮县文化馆，结识了比我早两年从《江苏青年报》调来的朱葵。那时的朱葵才二十岁出头，高挑的个子，白皙的皮肤，加上微卷的头发，浑身上下洋溢着一种动人的青春气息，那才叫名副其实的帅。不只是英俊的外表，朱葵更有对工作的不知疲倦的努力和对同志发自内心的真诚。他就学于南京师范学院美术专业，师从陈之佛、傅抱石、吕斯百、杨建侯等美术大师，受过正规的严格的训练，但他没有一点名校毕业的大学生架子，到高邮后很快与大家打成一片，不仅在供职的单位，更与工农大众推心置腹结交朋友。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对美术人才的需要不断扩大，朱葵敏感地意识到这一点后，不失时机地牵头办起了面向社会的美术人才辅导班。他不拘一格求人才，不分男女老少，凡有学习美术愿望者，均可报名参加。朱葵在高邮办过多少辅导班，培养出多少具有美术创作能力的人才，一时难以统计；但高邮人不会忘记，从辅导班中成长起来的人才，如今已良师般遍布城乡，其中不少人进一步考入高等美术院校，并已在江苏画坛崭露头角。

2014年5月28日上午，黄山愁云笼罩，哀乐低沉，朱葵遗体告别仪式在黄山殡仪馆举行，我无论如何也想不到朱葵兄走得这样突然。五月中旬，我想约在宁的高邮老友小聚叙叙友情，建华、金鳌都说定了，唯独朱葵联系不上。打电话到他家中无人接听，打他和夫人吴安美的手机，总是忙音。20日中午好不容易打通了，他的大女儿朱雁来的第一句话就是：“我们在黄山，打不通……”我赶紧把这消息告诉建华，他一听就急了，不停地叹气。我俩在煎熬中度过一天，预感不妙，却又期盼出现奇迹。可是，22日中午，噩耗还是传来了。老陆强忍悲痛联系文化名记者冯秋红，在23日的《扬子晚报》发布信息后，又于24日上午与许洪祥、张艾、施培萍赶赴黄山，这三人是新闻界部门领导，都是朱葵生前好友。傍晚，老陆在返回南京途中给我发短信说：“在殡仪馆看到老朱一人躺在冰冷的盒子里，不禁悲从中来，痛哭失声……”

前几年，我和陈其昌合写《朱葵艺术传》，老朱在谈及他的双亲时，第一次谈到了自己的后世。他说：“我给父母买好了墓地，也为自己预留了一穴。”他虽然是平静地说，但我俩却是心头一震。那时，他还不到七十岁。在我们的朋友圈中，老朱的身体曾经是最佳的，他在高邮工作时创下的110米跨栏的县纪录，至今无人打破。但退休后，他的健康状况下降明显，他是为工作，特别为山水画创作方面的不断追求，付出很多很多，太累了。他不止一次对我说他经常失眠，劝他生活节奏不能太快，有的事可以等到七十五岁、八十岁再做也不迟。他总是淡淡一笑，说：“现在能做的就做了吧，也许，到那时却画不动了，做不成了，或许，还等不到了……”

朱葵遗体告别仪式于5月28日上午9时，在黄山殡仪馆举行。殡仪馆大厅正中的墙面上置放着朱葵的遗像，遗像两旁是孙晓云书写的大幅挽联。厅正中安放朱葵的遗体，大厅内后逐渐体现在自己的创作之中。高邮秀丽的水乡风光，古城真诚纯朴民风，在他心中牢牢地扎下了根，成为他山水画创作中的取之不竭的源泉。朱葵是个有追求的人，目睹当今社会环境污染、人心浮躁、青山绿水、新鲜空气似乎正远离我们而去的严峻现实，他有意用手中的画笔，饱蘸深情地再现大好河山的自然美，借以传达积压在他心中多日的深沉呼喊：要金山银山，更要绿水青山！于是一幅又一幅以绿色为基调、以绿色山水为主题的中国画在他画笔下出现了。在他的画作中到处可见的是：水乡、山居、渔村、野渡、农田草垛、竹篱茅棚、树木葱茏、流水潺潺……观看这些画，人们如听一首又一首悠远而多味十足的民歌，一种淡淡的、甜甜的、也夹杂着丝丝惆怅的既美好又复杂的情绪漫上了心头，从而沉浸在深深的遐想与思索之中，获得一份珍贵的审美愉悦。就这样，朱葵在中国画天地里走出了一条属于他自己的路，人们也因此称赞他是“中国乡情诗画家”。

朱葵是在黄山的又一次意外摔倒中不幸去世的。我与几位朋友闻此噩耗后心痛如绞，急急驱车赶去为他送行。看着躺在灵床上的他，我们无法控制自己的泪水。我们在想，朱葵黄山遇难是不幸的，却也似乎是冥冥中的一种命运安排。人总是要告别世界的，对于一生倾情于祖国绿色山水的朱葵说来，黄山应是最好的归宿，只是他走得早了些，更走得太匆忙。我们无力回天，唯有眼含泪水，祝愿他一路走好！

2014年6月5日于北京

## 亦师亦友倾真情

### ——朱葵关心爱护高邮美术人才的故事

□ 陈其昌

现年已90多岁的老太姜庆兰谈起朱葵对她儿子翁瑞华和孙子翁艺的教诲和关爱，顿显无限深情。她说，朱葵在邮期间，儿子瑞华是他学生。翁瑞华1968年泰州师范毕业回乡做农村教师，有机会就向朱葵求教，补美术基础、学习素描和人物画像，1972年因绘画成绩优异成为南师美术系工农兵学员，他是朱葵辅导成长的第一个大学生。朱葵还关心他的儿子翁艺学艺成才，后来也考上了南艺。翁家住在工商巷，距文化馆仅约200多公尺，朱葵热情地请宋文治先生题词，还请宋先生为小青年就中国画如何继承传统的问题上上了一课。他们中的周春华到南京报考省国画院，东南西北常分不清，朱葵不但为其多方联系，还为他画了一张交通示意图，这张示意图如今被他学、一百个放心。

作为文化馆美工朱葵肩负着辅导群众美术任务，他在高邮18年，始终把扶助一切有志于美术工作的同志走上立业精业的道路，当成自己的神圣职责和应尽义务。车渡公社山广大队有一位青年人叫王修忠，1958年凭同等学力考上南艺附中，学校停办后，毕业不安排工作，在家理发，但仍忙里偷闲作画。朱葵爱惜人才，他了解情况后，让王修忠参加阶级教育展览的筹备，画了《一只鞋》的单幅画，后又推荐王修忠参加扬州创作学习班。他还找到印刷厂的李经久书记、倪宁厂长，安排王修忠为设计室的主创人员。朱葵调回南京后，依然记着有机会就帮助王修忠，是朱葵出

外层层叠叠的花圈和墙上悬挂的一副副挽联寄托了人们对老朱的深切怀念和无限的哀思。这是一个值得铭记的时刻。老朱天上有知，他一定欣慰地看到专程提前一天赶到黄山为他送行的朋友，他们是：江苏省文化厅副厅长高云，艺术处处长韩显红，副处长陈新建，省美术馆的馆长及在宁各位副馆长，他的挚友赵文元、叶维、尹石、张君秋等。这里，我要特别记上，高邮是朱葵工作18年的地方，他的学生、朋友近30人也驱车数百里赶来了……更多人献了花圈和挽联，其中有：原省委副书记顾浩，省人大科教文卫委员会主任许洪祥，省文联党组书记章剑华，文化厅厅长和各位副厅长，新华日报社社长张艾，原报社纪委书记施培萍，老朱的同窗丁观加，多年来的挚友、同事陆建华、马鸿增、金实秋等，此外，还有江苏以及江西、安徽等地的美协、画院和他的画友，美国的华人美术机构和友人……

9时许，仪式在肃静、悲怆的气氛中开始。省美术馆党支部书记李明珍主持，馆长、著名书法家孙晓云女士致辞，她高度评价了朱葵的人品和对江苏省美术馆、江苏省美术事业的贡献。朱葵代表逝者家属答辞，她至痛至悲的泣诉，让大厅气氛更加凝重，我默默地流泪了，不少人也在低声抽泣和叹息。当大家排队依次向朱葵遗体鞠躬告别时，吴安美一开始还支撑着向领导和亲友致意，到快要结束时，她还是忍不住抱住一位女友失声痛哭。

28日下午，朱葵的骨灰安葬于南京近郊他父母墓园的一侧。生从父母身上出，死归父母身边去，这是朱葵所尽的最后的孝道了。我们再也看不到朱葵的新作，再也听不到他的笑声了，但我确信，老朱没有走远，他永远活在青山绿水之间，也活在我们的心中！

## 心香一炷祭恩师

□ 姜文定

在高邮大概我们这一辈份画画的，都是文化馆培养出来的，艺术之梦都是从这里开始的。上世纪七十年代文化馆每年都要举办几期美术培训班，当时在农村当教师的我，接到文化馆办班或赴宁沪参观美展《通知》和校长请假时，校长总会说一句“圣旨”到啦。那时办展览，先是创作草图观摩，再是办班作品提高，都是由朱葵老师等对每幅作品跟踪辅导，然后才是正式办展。当时我创作的《长大也和姐姐一样》《灯下》等作品都是在朱老师手把手的辅导下参展的。后来一幅版画《老年世界》的作品还由朱老师推荐参加省创作班并参加省展。我从农村调上城，安排在高邮镇文化站，读南艺中国画班荷花摄影水墨作品展，朱老师在开幕式上热情洋溢的话语至今未忘。朱老师举一盏明灯照亮的美术这条路，我会继续走下去。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已经走上市文化部门负责人的岗位，朱老师就建议我组织高邮书画摄影作品到省美术馆举办展览。但当时高邮经济处于低谷，条件不具备。后来我又调到宣传部和文联工作，老师关心家乡文化建设的话我一直放在心上，2007年我向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张秋红汇报朱老师这

年傅抱石的写生之路采风创作，推动江苏美术事业蓬勃发展。朱老师1991年调到省美术馆任馆长。朱老师任馆长期间，工作、创作两股热情同时喷发，创作了大量的山水画，绿色乡情诗意画形成，为北京大会堂南海、天安门城墙、毛主席纪念堂作画，先后赴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德国、法国等讲学、办展，特别是2006年，朱老师将他80岁诞辰，从艺五十五周年中国山水画特展，在南京省美术馆新馆隆重开幕，更是达到艺术高峰，同时也是朱葵艺术生涯的总结。开幕式上，大型《朱葵画册》《朱葵艺术影集》《朱葵艺术传》同时发行。朱葵先生的一生是热情、执着，对艺术求真务实之心，艰辛跋涉，他热爱自然，偏爱乡情诗境，追求质朴意境，做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努力。朱葵老师走了，但他留下了的精神遗产让我们学生享用一辈子，永远激励我们热爱艺术，追求完美。

山水精品180余幅捐赠婺源博物馆“朱葵中国画艺术馆”。2010年，朱老师70岁诞辰，从艺五十五周年中国山水画特展，在南京省美术馆新馆隆重开幕，更是达到艺术高峰，同时也是朱葵艺术生涯的总结。开幕式上，大型《朱葵画册》《朱葵艺术影集》《朱葵艺术传》同时发行。朱葵先生的一生是热情、执着，对艺术求真务实之心，艰辛跋涉，他热爱自然，偏爱乡情诗境，追求质朴意境，做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努力。朱葵老师走了，但他留下了的精神遗产让我们学生享用一辈子，永远激励我们热爱艺术，追求完美。

朱葵老师走了。噩耗传来，真不敢相信是真的，我立即联系朱老师的原来手机，那边是朱老师女儿朱雁的声音，消息证实，晴天霹雳。朱老师的音容笑貌，谈笑风生的印象，一幕一幕地浮现在我的眼前。五月二十八日上午，我们来到黄山殡仪馆，老师的追悼会上，老师安详地卧在鲜花丛中，众多亲友致哀致意。朱老师女儿朱雁的悼词、平淡质朴、亲和亲情，打动了在场所有人的心，泪如雨下，悲痛至极，朱葵老师您安息吧。

我是1970年认识朱老师的，当时我还是个高中生，是班主任朱延庆老师引见的。此后，朱老师收下了我这个学生，一直关心、帮助，提携着从走进大学之门到走上工作岗位，在我的艺术道路上关怀备至、悉心呵护。朱老师1961年从南京下放到高邮至1979年，十八年热酒在第二故乡，结识了众多的朋友，培养了大量的学生。很多人认识朱老师是因为老师的人为处事。不论是在哪个时期、哪个年代、哪个岗位，只要拜托朱老师的事无一例外，都能得到满意的答案。

去年，朱老师在雪安理先生的要求下，到高邮小休二天，我全程陪同。朱老师每次到高邮都约见一些老朋友，叙叙友情，时而，还爆料一些笑话，引起一阵开心的笑声，沉浸在“酒逢知己”的氛围中，不料却是最后一次回第二故乡。我追随老师四十多年，老师的人格魅力、创作热情，深深地影响着我、激励着我。

朱老师在高邮画工笔画《炕房》冲上全国美展，又刻印水印版画、油印版画，频获大奖。1978年扬州美术创作班上又画大幅油画，参加建军画展。1979年调到省美术馆任办公室副主任。我多次到南京省美术馆看望朱老师。当时，朱老师在一个不大的办公室里，除了办公室的忙碌之外，还抽出时间攻学山水画，画得很用功、很吃苦，星期天只是两个馒头当中饭，“拼命画才叫鱼水。1984年，朱老师调到省文化厅任艺术处副处长。这时，朱老师才如鱼得水，发挥他组织能力、工作热情高、待人特厚道的特长，特别敬重老画家如亚明、钱松喆、宋文治、林散之等老先生，与他们交朋友，帮助他们解决后顾之忧，得到老先生的一致赞赏。同时，又组织中青年画家沿着当

## 老师是个精力充沛的人

——忆朱葵老师

□ 龚定煜

山水精品180余幅捐赠婺源博物馆“朱葵中国画艺术馆”。2010年，朱老师70岁诞辰，从艺五十五周年中国山水画特展，在南京省美术馆新馆隆重开幕，更是达到艺术高峰，同时也是朱葵艺术生涯的总结。开幕式上，大型《朱葵画册》《朱葵艺术影集》《朱葵艺术传》同时发行。朱葵先生的一生是热情、执着，对艺术求真务实之心，艰辛跋涉，他热爱自然，偏爱乡情诗境，追求质朴意境，做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努力。朱葵老师走了，但他留下了的精神遗产让我们学生享用一辈子，永远激励我们热爱艺术，追求完美。

朱葵先生在高邮画工笔画《炕房》冲上全国美展，又刻印水印版画、油印版画，频获大奖。1978年扬州美术创作班上又画大幅油画，参加建军画展。1979年调到省美术馆任办公室副主任。我多次到南京省美术馆看望朱老师。当时，朱老师在一个不大的办公室里，除了办公室的忙碌之外，还抽出时间攻学山水画，画得很用功、很吃苦，星期天只是两个馒头当中饭，“拼命画才叫鱼水。1984年，朱老师调到省文化厅任艺术处副处长。这时，朱老师才如鱼得水，发挥他组织能力、工作热情高、待人特厚道的特长，特别敬重老画家如亚明、钱松喆、宋文治、林散之等老先生，与他们交朋友，帮助他们解决后顾之忧，得到老先生的一致赞赏。同时，又组织中青年画家沿着当

年傅抱石的写生之路采风创作，推动江苏美术事业蓬勃发展。朱老师1991年调到省美术馆任馆长。朱老师任馆长期间，工作、创作两股热情同时喷发，创作了大量的山水画，绿色乡情诗意画形成，为北京大会堂南海、天安门城墙、毛主席纪念堂作画，先后赴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德国、法国等讲学、办展，特别是2006年，朱老师将他80岁诞辰，从艺五十五周年中国山水画特展，在南京省美术馆新馆隆重开幕，更是达到艺术高峰，同时也是朱葵艺术生涯的总结。开幕式上，大型《朱葵画册》《朱葵艺术影集》《朱葵艺术传》同时发行。朱葵先生的一生是热情、执着，对艺术求真务实之心，艰辛跋涉，他热爱自然，偏爱乡情诗境，追求质朴意境，做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努力。朱葵老师走了，但他留下了的精神遗产让我们学生享用一辈子，永远激励我们热爱艺术，追求完美。

朱葵先生在高邮画工笔画《炕房》冲上全国美展，又刻印水印版画、油印版画，频获大奖。1978年扬州美术创作班上又画大幅油画，参加建军画展。1979年调到省美术馆任办公室副主任。我多次到南京省美术馆看望朱老师。当时，朱老师在一个不大的办公室里，除了办公室的忙碌之外，还抽出时间攻学山水画，画得很用功、很吃苦，星期天只是两个馒头当中饭，“拼命画才叫鱼水。1984年，朱老师调到省文化厅任艺术处副处长。这时，朱老师才如鱼得水，发挥他组织能力、工作热情高、待人特厚道的特长，特别敬重老画家如亚明、钱松喆、宋文治、林散之等老先生，与他们交朋友，帮助他们解决后顾之忧，得到老先生的一致赞赏。同时，又组织中青年画家沿着当

朱葵先生在高邮画工笔画《炕房》冲上全国美展，又刻印水印版画、油印版画，频获大奖。1978年扬州美术创作班上又画大幅油画，参加建军画展。1979年调到省美术馆任办公室副主任。我多次到南京省美术馆看望朱老师。当时，朱老师在一个不大的办公室里，除了办公室的忙碌之外，还抽出时间攻学山水画，画得很用功、很吃苦，星期天只是两个馒头当中饭，“拼命画才叫鱼水。1984年，朱老师调到省文化厅任艺术处副处长。这时，朱老师才如鱼得水，发挥他组织能力、工作热情高、待人特厚道的特长，特别敬重老画家如亚明、钱松喆、宋文治、林散之等老先生，与他们交朋友，帮助他们解决后顾之忧，得到老先生的一致赞赏。同时，又组织中青年画家沿着当

朱葵先生在高邮画工笔画《炕房》冲上全国美展，又刻印水印版画、油印版画，频获大奖。1978年扬州美术创作班上又画大幅油画，参加建军画展。1979年调到省美术馆任办公室副主任。我多次到南京省美术馆看望朱老师。当时，朱老师在一个不大的办公室里，除了办公室的忙碌之外，还抽出时间攻学山水画，画得很用功、很吃苦，星期天只是两个馒头当中饭，“拼命画才叫鱼水。1984年，朱老师调到省文化厅任艺术处副处长。这时，朱老师才如鱼得水，发挥他组织能力、工作热情高、待人特厚道的特长，特别敬重老画家如亚明、钱松喆、宋文治、林散之等老先生，与他们交朋友，帮助他们解决后顾之忧，得到老先生的一致赞赏。同时，又组织中青年画家沿着当

朱葵先生在高邮画工笔画《炕房》冲上全国美展，又刻印水印版画、油印版画，频获大奖。1978年扬州美术创作班上又画大幅油画，参加建军画展。1979年调到省美术馆任办公室副主任。我多次到南京省美术馆看望朱老师。当时，朱老师在一个不大的办公室里，除了办公室的忙碌之外，还抽出时间攻学山水画，画得很用功、很吃苦，星期天只是两个馒头当中饭，“拼命画才叫鱼水。1984年，朱老师调到省文化厅任艺术处副处长。这时，朱老师才如鱼得水，发挥他组织能力、工作热情高、待人特厚道的特长，特别敬重老画家如亚明、钱松喆、宋文治、林散之等老先生，与他们交朋友，帮助他们解决后顾之忧，得到老先生的一致赞赏。同时，又组织中青年画家沿着当

朱葵先生在高邮画工笔画《炕房》冲上全国美展，又刻印水印版画、油印版画，频获大奖。1978年扬州美术创作班上又画大幅油画，参加建军画展。1979年调到省美术馆任办公室副主任。我多次到南京省美术馆看望朱老师。当时，朱老师在一个不大的办公室里，除了办公室的忙碌之外，还抽出时间攻学山水画，画得很用功、很吃苦，星期天只是两个馒头当中饭，“拼命画才叫鱼水。1984年，朱老师调到省文化厅任艺术处副处长。这时，朱老师才如鱼得水，发挥他组织能力、工作热情高、待人特厚道的特长，特别敬重老画家如亚明、钱松喆、宋文治、林散之等老先生，与他们交朋友，帮助他们解决后顾之忧，得到老先生的一致赞赏。同时，又组织中青年画家沿着当